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禮儀部十

宗廟 上空四字 神主 上空四字

宗廟 上空五字

易萃卦曰王假有廟

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

又渙卦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尚書逸篇曰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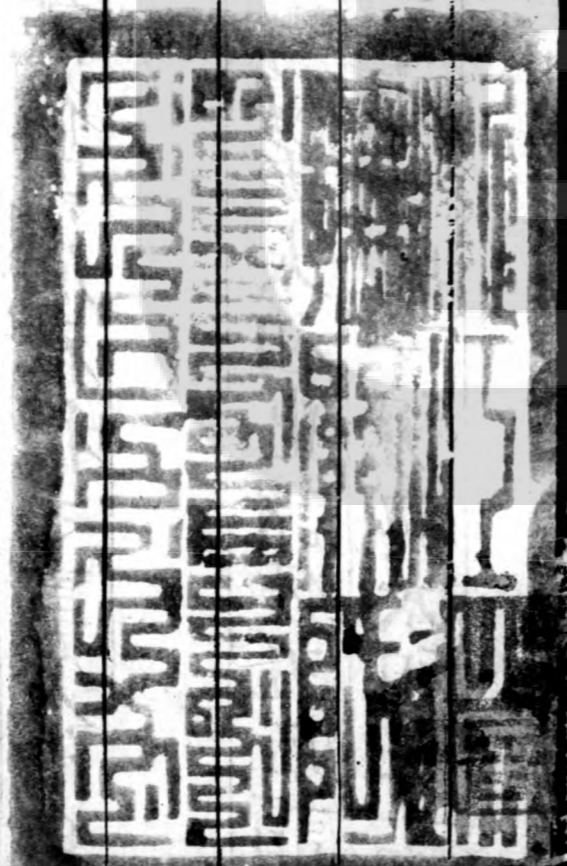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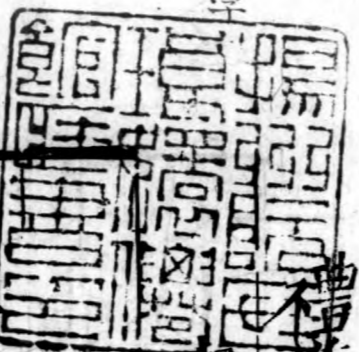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

廟不毀故可觀德

毛詩文王綿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象室其繩則直

縮板以載作廟翼翼

又問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也謂祭主也又清廟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廟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奠辭也樹肅敬謹和相助也又云顯光見也於

周禮春官上曰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平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於

禮記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又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也之廟而七諸侯五廟謂

一昭二穆與太祖也而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也士

一廟庶人祭于寢

又禮記曰禮有以為貴者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

立三廟士一廟

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必告

死不赴不忘親也

又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櫨櫨剝楹達鄉及玷出尊崇

又雜記曰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純衣

雍人舉羊聿屋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

用雞雞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以假豚器尊尊之屬

又祭法曰天下有主分迤速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桃壇而

又祭法曰天下有主分迤速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壇而

又祭法曰天下有主分迤速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壇而

德清明文王家高故祭之而歌此詩也禮記

光明者見之德者采助登來

節刻樽楹為山也藻

櫨柱為藻文復廟重屋也

剝楹剝也

玷出尊崇

假豚尊之屬

桃壇壇而

又祭法曰天下有主分迤速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壇而

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曰禋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
二祧享嘗乃止法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廟也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祧為
壇去壇為禋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
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
祖考無廟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通士二日廟一壇曰
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无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庶人無廟死曰鬼

廟之言也宗廟者先祖也
上意也對土曰壇附地
曰墀書曰三壇同墀

又中庸曰武王讚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

又祭法曰天下有主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
祭之

左傳桓公曰宋筆父督已殺孔父而殺傷公召莊公于鄭
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
申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桓公曰清廟茅屋

以飾茅屋者儉也清
廟肅然清靜之稱

又僖上曰震伯夷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又文公下曰太室之屋壞書不祭也

又成公三年日甲子所宮容三日哭

宣公神主新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親之神靈也遷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又襄二年日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于外者同姓臨于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

廟也周公出文王

文王故魯立其廟也

公羊傳文公日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

太廟魯公稱世室辟公稱宮

穀梁傳成公日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稱公也

稱父也成公之父宣

孝經日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又日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孝經援神契日廟者所以尊祖也

論語八佾日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日孰謂鄒人之子知禮

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家語日孔子在齊景公造馬左右白日周使至言宣王廟

災景公日何王廟孔子日此必釐王廟夫釐變文武之制

而作玄黃華麗之飾故天殃其廟焉有頃左右報所災者

釐王廟景公日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又日孔子日吾子於甘棠凡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受

其樹尊其人必歌其道也

史記日秦始皇逃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田中作信宮謂

南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

通應劭曰築垣

如街巷

卷五百三十一

四

又曰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兵撥亂令郡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祠時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宮為高祖原廟徐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

漢書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問往來數瑛煩民作複道

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自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

帝寤衣冠自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

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後願

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

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嘗出游離宮通曰古者嘗果方今

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園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

由此興

又曰文帝作廣城廟

又曰梅福上書諫曰武王勉殷莫末下車存五帝之後封

殷于宋紹夏于祀明者五統示獨不有也走以姬姓半天

下遼廟之主出于戶所謂存仁以自立也

又曰宣帝即位尊事武廟為世宗所行巡狩郡國皆立廟

告祠世宗廟有白雀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

五色雁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傍有鳥曰鶴

前赤後青神光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

鍾音房中大開有光殿上盡明

又曰王莽以宗廟未修張耶說莽曰德勝者文縟宜宗其

制度宣示海內宜令万世之后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

宗抄無中字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三十一

五

原廟

原廟

原廟

原廟

原廟

原廟

原廟

原廟

下工匠諸圖畫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駝道路壞
徹城西苑中建章永光苞陽臺大儲宮及平樂當路陽祿
館凡十餘所取其財以完九廟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
龍淵文帝廟名顓城昭帝廟名徘徊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
廟呂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

祭

又曰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寺廟與世宗廟與皇帝交獻庶
如光烈皇后故事

又曰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高廟

坐位駁議示東平憲王倉上言文武宣元并食高廟皆以

后配先帝所制興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從其祖武

又曰不愆不忘率猶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時長安遭赤眉

亂宮室及焚惟有高廟遂居之

漢雜事曰光武弃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

孝明臨崩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于世廟祖孝章不敢

違是後遵奉藏世祖廟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孝

明廟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為穆宗孝安曰

敬宗孝順曰恭宗孝桓曰威宗今雒陽諸陵皆晦望二十

四氣伏蜡及四時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養監典省其親

陵一所宮人隨鼓漏被枕具盥水陳言具天子以正月五
月供畢後上原陵以次周遍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
家婦凡于先君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
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後大
夫計吏皆當前下占其郡國谷價四方改異欲先帝親神
具聞之也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文皇帝廟與高祖合祭親
也以次毀時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祭為魏太祖不載不毀

吳錄地理志曰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郎為太守而斥

西

王隱書曰太康十年太廟成遷神主于新廟賜王公以下

至馬督子弟官賜作廟者帛

漢晉陽秋曰武帝改營太廟南取荆山之木西採華山之
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填以丹青綴以珠玉
以麗之也

晉書禮志曰武帝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宜權立一廟
群臣議上古清廟一宮周制七廟舜承光禪受終文祖則
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故事

宋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始禮建宮
帝重其役設宜權立一廟于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
廟名德陽宣帝廟名
壽武帝廟名龍淵
文帝廟名頤城昭帝
廟名徘徊

抄無以下四字

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辨空宮深弘遠跡

上世

後漢書曰武定六年二月齊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數室形

制兼度之尚書崔昂等議按禮諸侯五廟太祖親廟四今

獻武王為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

且帝王親廟亦不遇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一類類室厦頭

徘徊鷄尾

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附祭儀註云執事

者列于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

備物殊異等據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門三門餘及外院

四面皆一門

嘗廟

齊書禮志曰世宗夢太祖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

可別為吾賜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旧宅

處內舍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安中詔曰往者乃魏氏舊廟白處舊廟還立廟

既壅翳不顯又材木弱小至今中間有跌撓撓之患今當修

立不宜在故處太僕寺南臨甬道地形顯故更于此營之

主者依典禮行之

晉書曰桓玄篡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人怒人怨

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可怒對曰移晉宗廟廟飄泊

無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之

白虎通曰禮聖王所制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

又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

又曰臣侍侍郊君不絕其祿者以其祿三分之一其妻長

子使得祭其宗廟賜其環則環之缺則去也

又曰王者立宗廟何曰緣生以事死敬死若事存欲立宗

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繼養也

釋名曰廟者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寢息也

三輔故事曰光武至長安宮闕燒尽徙都洛陽取十二陵

何為高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齊祠事謂

之高廟

漢武故事曰宣帝立孝武廟于河東告祠曰見一人騎馬

異于常馬特尺一札賜將作丞文

續

又曰汝續克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札乃亦為金一斤

蜀王本紀曰禹生于世紐禹母天珠孕禹圻禹而生禹于

塗山娶妻生子名啓于今塗山西有禹廟蓋亦為其母立

也

王輔黃圖曰莽于長安城南九廟

又曰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

墨子曰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雨血三廟龍生於廟

說苑曰衛孫文子問王孫賈曰吾見君之廟小欲更之可

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大易之

桓譚新論曰王莽起九廟以銅為柱薨大金銀錯鏤其上

也

今本非政篇下作
雨血三朝此廟字
涉下廟字而訛

主嬰古今通論曰夏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為
屋曰雷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于更
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徬徨山澤仰天嘆息楚有先王
之廟又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聖
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
而問之

晉諸公讚曰王陵字彭祖為幽州刺史尋洛陽破後承制
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神主

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又檀弓下曰受之斯祿也敬之斯盡其道焉重主道也殷

主綴重焉

綴連也敬又作主而周主撒重焉

又曰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也孔子曰天無二
日國無二王嘗禘郊社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
公亟率兵作為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

始

禮記外傳曰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

廟主用木者本者木落歸本有歿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
寸諸侯一尺四向孔午達相通葬后孝子心目無所覩故

用以主其神也

公羊傳文公曰二年丁丑作僖公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

僖公主不時也

主葬以前懸重於庭以代主也

焚字宋本模糊

左傳莊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祫宗**

禘公鄭始漢書也宗祫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

又文公曰葬傳公緩也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祭主祭也遠孝子思慕祔于廟

又昭五年曰使祝史**禘主**祔于周廟告于先君祔廟主石

禘主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五經異義曰謹按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陽山民俗祀有石主

又曰春秋左氏曰**禘主**石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粟主也處主所藏無明文也

又曰公羊說卿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叢

又曰論語曰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

都河東河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

周人都豐鎬宜栗也

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

三寸諸侯長尺皆刻寧謚于背也

又曰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

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

五經通義曰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為主觀禮云明未也

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也

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盆子去長安西入右扶風鄧禹至長
 安中昆明池率諸將齋戒擇吉日入城謁高帝廟修禮祠
 祭勞賜吏士因收十二帝神主以故高廟郎來輔守南廟
 今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掃除諸侯陵為置卒吏奉守為陣
 輔奉主詣京師

王隱晉書曰李喬字宣伯父敏為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
 所終裔以父母不知存亡設木主以奉之由是發名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二十年簡文帝宣太后正號神
 主移廟戊寅口詔移神主前後鼓吹

摯虞決疑要注曰廟主藏于戶外西牖之中有石壘名曰
 宗祐古者帝王出徑于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秦漢

魏不載主也

唐書曰肅宗于廟廷中宗神主以夾室有司以中宗為

中興之君當百代不廷宰臣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

宗于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

篡奪神器潛移其後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于

反正庶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位之

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者孝

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与惠安二帝事体相同即不可為不

遷主矣

白虎通曰祭所以尸主何本神无方孝子以主係心

又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曰中及虞念親已沒棺

樞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
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於神相接三王俱以桑
說文曰祐宗廟主也禮郊宗石室曰大夫以石為主從示
從石石有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一

據明中抄本校計十頁
宋本復校計十一頁

前空四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禮儀部十一

社稷

上空三

先農

上空二

靈星

上空二字

社稷

上空五字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
色土為社

稷建諸侯則各割其
其土立社

又召詔曰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豕羊豕豕各一

尚書逸篇曰太稷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

社惟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尚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言夏社不
可遷之義

周書諸侯受命曰于周建大社于國中其遺東青土南赤

中抄無方字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三十二

禮儀部

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雷雷以黃土將建諸侯取方一面之土宜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

毛詩閔予載芟載芟曰春耕籍田而祈社稷也載芟又載祚祚其耕

澤澤澤澤又閔予曰良耜良耜秋冬報社稷也良耜良耜俶載南畝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

以其野之野所以木遂以名社與其野

又地官上曰小司徒掌九建國立其社稷

又地官上封人曰封人設王之社稷為畿封而樹之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血祭社稷鄭玄注曰陰祀日血貴氣

又春官上小宗伯曰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

廟

又春官下喪祝曰喪祝掌勝國邑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

祠焉馬融曰所計國所封邑社稷師若祭也勝國之社稷則為之

戶

又冬官曰匠人營國左入右社王宮所居也面朝後市

王宮之涂也

禮記月令仲春擇元日命人社為祀社稷也春近春分前後戊

仲秋擇元日命人社秋成也元日謂分前後戊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幼曰未

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又檀弓曰衛獻公出及于衛及郊將班色于從者而後入

柳庶曰如皆守社稷則如皆從則孰守社

稷北牆社內又郊特牲曰社祭而主因氣也君南鄉於於北牆下谷因之

義也又曰田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露霜風雨以

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比

牖使因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相取財

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報祭各美報焉家主

中而雷國主社也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

田國人畢作唯社兵乘共乘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又祭法曰王為群姓立稷曰太社王自立稷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

是

群立社曰置群衆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立社

禮記外傳曰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天子為

天下之人立社為太社壇方五丈諸侯為境內之民立社

曰國社王社侯社有天子諸侯地之勢有禮生物各隨

所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有利者各報祭之是位神地

籍田之後則告五穀耕也五穀既登又報功也國以民為

本人以食為大故建國君民先命立社也地廣谷多不可

編祭故于國城之內立壇祭之報也日用申稷之也惟

天子祭天地諸侯社稷而已

宗抄無五公二

天子祭天地諸侯社稷而已

天子祭天地諸侯社稷而已

又曰社樹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河東宜松社主用石中堅

者天子親征則載社主行有罪者誅之于車前

左傳僖公曰宋公使邾文公困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此水有妖神東夷象夷皆祠之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祀不用大牲而况敢

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而登其誰享之

哉

又曰襄四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也

又昭七日魏憲子問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是之五官也

對曰少皞有回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十能金木水能順其成

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明此其二祀也

項氏有子曰黎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土此其二祀

也后土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其為稷炎帝之

氏也自下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經湯浸祀具

又定上曰且夫祝社稷之常例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

官之制也謂國遷

公羊傳隱公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

汝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也終為君矣

又莊公曰日有蝕之鼓囿牲于社求于國之道也以朱絲

繫社或田脅之或曰為閭恐犯故索也

又僖公曰邾婁人執鄆子用之社蓋以叩其鼻以血社稷

也

又哀公曰亳社災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亳社者先世也社

者對也為社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故

得燒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生其响百姓歸之均

注曰鳴則教令行若湯放桀也鳴鳴之怒者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安國注曰民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本其意妄為之說

孝經說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不敬故對土為社以

報公稷五谷之長也谷衆不可遍祀故立稷神祭之

五經通義曰王社藉田中為千畝千畝社也文家在社稷左

宗廟何文家握地而王地道長矣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

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有木者土

當生萬物莫善于木

五經異義曰今民位社神為公社為上公非地祇也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天下已定詔御史令于豐治枌榆

社常春以羊彘祠之也

又郊祀志曰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

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者祭為之主禮如宗廟之

也

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祭為月緋而行事至漢興禮稍定已

巨野縣志高紀除秦社
社也時人立官社而夏
馬謂三社也

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醜食官社

后稷配食官稷稷種谷樹

又曰陳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

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陳孺子能為宰乎曰使平得宰天

下亦如此肉也

又曰秦布吳軍時以功封為酈侯復為燕相齊燕之間皆

為立社號曰秦公社

續漢書曰每月朔旦太史上其事立有司侍郎尚書見讀

其令奉行其正所前後各一口皆牽羊酒至于社下以祭

日變割羊以同社用夜日發執事冠長冠衣單衣降領袖

緣中衣絳朱袴以行禮如故事

又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維陽在宗廟之左社稷之右

皆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及臘一歲三祠皆置社稷

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豚唯州所治有社無稷古者師行

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晉書禮志曰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故漢

至魏但太社有稷故常二社一稷

後魏書曰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于太廟太社石

主將遷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為祝

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高祖用特不用幣遂以奏聞

于時議者或引大禮遷廟幣令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

詔誥應用牲詔從之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
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
悠四海咸賴加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
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晨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立
代導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亦然也
又曰祠太社祭大稷春秋二社曰祠之
唐書曰天寶中升社稷五星為太祀詔曰祭之為典以陳
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况社稷享祐百代蒙其福日月
照臨五星叶其紀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須
極尊官之禮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及日月
五星并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稷以后稷

氏配焉

家語曰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衆矣然惟句

龍簾食于社而契為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

也

莊子曰氓蚩之民相與言曰庾桑之始末吾猶然異之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期不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又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千年紫

百圍其高山臨千仞而後有之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

淮南子曰夫窮鄉之社扣瓮拊樹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也
嘗試為之擊建撞巨中乃知夫瓮甕之足羞也

又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為社勞力治水公死周棄作穡死

而為稷種曰神子房之智陳平之均忤絳侯勃之果

霍將軍之勇終之神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精神甚衆恐後復有試

余者何以待之師尚父曰請樹槐於王門內王路之石

起面社築垣墻祭以酒脯食以犧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

先與之語客有益者人無益者距歲告以水旱與其風澤流悉

行除民所苦

白虎通曰王者所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

穀食

穀不愛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五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

封立社而示五尊祭之長稷而祀之祭而得陰陽和氣而

為用又多故為長歲再祭之

又曰祭社稷者有樂乎禮記曰金石之樂用之于宗廟社

稷

又曰王者諸侯必有戒社何示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而

惡者失之

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

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

祭邑獨斷云天子太社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之

太社之士所以封之方籍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為之茅

今本書作五穀
之長性稷字
今本書作稷
者得陰陽
此而守疑者
之說

社也

陳留風俗傳曰東昏縣者^今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漢相陳平家焉少為社下宰令民祀其社

邠原別傳曰原避地遼東以虎為患自原之洛^落獨無虎患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比錢不見取繫錢日愈多原

問其故荅者謂之社樹原惡其由已而成^得社乃辯之于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里老為之誦曰邠郡行^仁落

邑無虎邠君行廉路樹為社列異傳曰大司馬河內陵魏字聖卿少時病瘡逃神中有

人呼社^社即聖卿應曰諾起至戶中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謹^功百鬼所^功輒^功

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現神^光照社試

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場七世顯^顯劉禎京口記曰虎社中村父老相傳云昔有虎于社中產

因以名荆州記曰葉縣東百步有縣故城西南四里名五百村有

白榆連李樹異幹合條高四丈餘士民奉以為社世說曰阮宣子伐樹人有止之宣子曰若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社為而樹伐樹則社亡矣習鑿齒逸民高士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于洛陽

白社中

載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去門二里有牛馬市嵇公臨刑^處也

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遇社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社神牽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子帝藉藉蚕又受社雍及祭以沐蚕種上辛乃射黑牲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豐二月司空開冰射桃弧棘矢五發而御其容

述異記曰庾邈與女子郭凝通詣社約不二心俱不婚嫁經二年凝忽暴亡邈出見疑云前北村遙遇強梁抽刀見

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為社神所責心痛而絕人見異路因下淚矜之也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

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為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寧遂相

高祖尅定天下為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為太尉延熹中平曾孫放為尚書令以宰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脩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樹碑云

魏公攷錫文曰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耳龜龜用建家社注言亦如天子社稷也

曹植贊社文曰俞前封鄆城侯轉雍丘皆欲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繕宮室公夫務固而已農桑一無所營

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田賦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為田社乃作

應據據與陰書曰從田來也南野之中有徒走之士推而

應據據與陰書曰從田來也南野之中有徒走之士推而

問之乃知即君頃有微痾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靈社高樹以能有靈應哉

張華朽社賦曰高栢橋南大道傍有古社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以朽株意有緬燕聊

為之言衰盛之禮

殷仲堪合社文曰夫社之為祀遠哉故大夫以成羣斯禱

里社之興由來尚矣自喪亂流遷舊俗隳廢今二三宗親

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潔哉牲牢庶乎自古以來

一日之澤然三人行必有其師故優選中正立三老者

惟公里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白虎通曰所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

下敬宗標社序讚曰余門前有一社樹盤根疏柯以非近

世所植栢秀路左流陰庭宇莊周游道于商丘之末木匠石

辨才于曲轅之輶由斯道觀之固可悟以微矣

王廩春可樂曰吉辰号上戊明矣號唯社百室号必集祈

祭号樹下濯卯號藟菲齧蒜擗鮮縹醪号浮蟻交觴号显

坐氣和甕体適心怡号志可

何承天社頌曰社安陰祗稷惟谷元率有方類協贊軋坤

先農上空五字

禮記月令曰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

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辰亥也謂郊後古亥享先農於東郊先農神農也

續漢書祭祀志曰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于鄗之陽營神

五星及中官星靈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漢舊儀志曰春日東耕于籍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

帝矣祠以一牢百官皆從大賜三甫二百里孝悌力田三

老布帛

漢名臣奏曰黃瓊上言先王制典籍田有曰司徒咸戒司

空除壇先除有五曰有協風至即齋宮享燕載耒戒重之

也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風

沈約宋書祭祀志曰元嘉二十一年常親躬乃立無壇于

籍田為四丈為田出陞廣五尺外加將方十丈車駕未到

司空大司農率方社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中祀祭祭器

用社稷器祠畢頒餘胙于奉祀者舊典先農皆都列於郊

祭

靈星

上空五字

周書作雒曰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

皆與食

毛詩閔子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諸侯繹以祭也明曰繹大夫曰賓尸與祭同周曰繹商曰彤也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邵立后稷之祠至今

血食天子於是制詔御史其令天立靈星祠則農祥也星

見而常歲時祀以牢

三甫舊祀曰漢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淮南子曰人君之道其猶星之尺也
君人 瞻嚙端而受福也
嵩高山記曰漢孝武游登五岳
尊事 是靈臺遂移祠置岳南
郊上築作殿壇周圍立瓦屋行種松樹前五百步臨大道
立兩右闕極高大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據影抄中本校計十頁
宋本復校計十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禮儀部十二

明堂

明堂

上空五字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

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

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赤曰文祖

者承天在上帝之府是為天府

黃曰神斗黃帝合樞紐之府而名曰神

主故謂之神白曰顯記

主周曰太室

靈府名靈府周曰青陽

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丈階廣六尺三寸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三十三

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
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章北方曰玄堂
中央曰太廟以左為左介右為右介也又程寤曰文王在
翟太妣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
化為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告焉
受之大命

毛詩清廟我將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禮冬官下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殷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下

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重室者王室正

堂者大寢者周則其廣九尋也文三尺也

大戴禮威得曰凡人民疾六畜疾五谷災者生於天道不

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明飭明堂

又威得曰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千

六尺七十二牖以茹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

尊卑也外水維名曰辟雍列南蠻北狄西戎東夷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

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負斧依函而立天子周公也負

不於宗廟避王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昨

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侯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諸侯

之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陸戎之

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
位也朝之禮不於此
周公權用之

又明堂位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昔
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羞惡之甚也是以周公相

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又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
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

明堂象太微西出絢章象廣五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

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

以聽國事

禮合文加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明堂者八

通八卦之氣布政之宮在國之陽面三正四時明堂者八
六月也天子孟春上幸於南郊十二月之政正還藏於
受十二月之政藏於廟月取一政行之間月無常則

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

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唐虞為五府

合五帝之夏位太廟為世室世室不殷人位路寢為重屋

周人位五府為明堂制同夏后氏一堂之及為五室木

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面三階三階兩階五室者象地

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南面三階三階兩階五室者象地

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達向也四一室八

窗夾戶之牖周人有圓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即祖心

為天子明堂東方之宿大火位或以明堂獨以一室耳

孝經授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二丈九尺也明堂東

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位之太室

又曰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

也春秋合誠圖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

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漢書郊禮志曰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秦高榜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待

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四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殿從西南入宮曰崑崙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祿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

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有差

後漢書曰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

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約履以行事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祀之位光

武帝位在青陽帝之南少退西面牲犢各一秦樂如南郊

又禮儀志曰明堂五郊宗廟太稷社六宗夕牲皆以晝漏

未盡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五刻初納進熟獻送神

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燃有司告事畢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三十三
祭邑禮樂志曰漢承秦滅學廢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
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於太山猶不於京師元始中王莽
解取度續復乃起明堂辟雍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宗廟明
堂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齊書禮志曰案禮及孝經授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
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功德之君

大戴禮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宮鄭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
室也

齊書禮志曰永明二年祠部郎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
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位之五供
祭邑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
佳太學博士王右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事明
堂後辛饗祀北郊

隋書禮儀志曰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
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先是帝欲有以
作乃下制書而與群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佳大戴禮九
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云據授神契亦
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
室之數未見其詳若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

光緒何北則背亦燦怒東西回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
又禮儀志曰明堂後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周採漢三轉
黃國為九室各存其志而意不立

又禮儀志曰隨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
重檐復廟五方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
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女
爭論莫之能決牛弘等又條經惠文重奏時議既多久而
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義及樣奏之煬帝
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
祀至方上帝於明堂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
其方

唐書曰永徽中詔曰朕聞合宮靈府創鴻規於上代太室
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
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
所以答眷上靈事遵孝養而法官曠禮明堂寢構永言大
禮朕甚懼焉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覈故事詳儀考得
失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為明堂之制當為五
室內直承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為九室
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

又曰永徽中令禮官學士詳議明堂制度久之不定上乃
內出九室樣更令損益群類紛競各執異議於志寧等請
為九室太常博士唐畛等請為五室上令所司於觀德殿

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上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問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閭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捨斷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為便義又不由是止

又曰垂拱二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蓋蓋方色中層去十二辰圓蓋上盤九龍捧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圖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刻木為瓦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號為萬象神宮

又曰證聖元年正月明堂後復堂火延燒明堂三年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廣如舊制上制寶鳳號為通天宮也

又曰永昌元年正月皇后親享明堂戊午布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記于百戶官巳未神皇御明堂饗群臣賜羣總有差自明堂成後縱神都婦人及諸州老人入觀兼賜酒食至是日始止

又曰開元中敕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所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跡乃置廟於其跡焉

家語觀周孔子觀乎明堂觀乎四門之牆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而負斧戾商面朝諸侯之圖焉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
卿子曰黃帝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

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淮南子曰自古者明堂之制明堂太下之潤濕弗能及也

上之露霜弗能入也四方之風弗能襲也

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穎容春秋人君將出告於宗廟反行策勳獻俘於廟

禮論曰或以明為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

為官插名曰蒿官

三甫黃圖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廢等議

曰按五經

禮傳記曰聖人之教作之象所以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

成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皆素輿越席皮

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代是以三代脩之也

初學記引作按五經禮樂傳記曰云此脫樂字又誤提行作上脫制字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於泰山次上也

許慎五經異議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地

就陽位也

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三禮圖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周治五室東為木南為火室

西為金室北為水室土室在中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

居

趙曄吳越春秋曰王召范蠡問曰孤竊自志欲以今日一

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

袁子正論曰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而議

者合以為一失之遠矣

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官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之陽

憲達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

賢良秋厲威武冬謹關梁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化也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泮聖賁宗祀穆

穆皇皇上帝晏饗伍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晉記贈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

正中皆太廟以順天時施令法也

初學記作王隱
晉書曰紀瞻答
秀才策曰云此
脫四字訛三字
中下皆字乃者之
誤

前空一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據照宋本校計七頁
宋本復校計七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禮儀部十三

辟雍 上空三

靈臺 上空三

學校 上空三字

辟雍 上空五字

毛詩大雅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雍
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尊卑孝異名辨明
雍和也所以明和

天下也泮之
言恤教也

禮記禮統曰所以辟制雍何教化天下也辟雍何制柰何

王制曰辟雍圓如辟雍以水內如榎外如榎盤也諸侯泮

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泮有宮焉三王之

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室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官鄉曰庠里曰序是其制也

禮記外傳曰學者覺也人生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發覺不失其性也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小學東少第大學在西有虞氏之學曰庠亦位之來未廩藏祀農於中夏曰序

曰瞽宗瞽無目者樂正古之學者周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亦為太學東膠

漢書禮樂志曰武帝時丞相太司空奏請立辟雍會按行長安南宮表來作遭帝崩群臣引以為定謚及王莽為宰

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

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射之禮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始率群臣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幸辟雍于會命群臣賦詩

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四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

博士及學生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行其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

和璧以法天和雍者何雍之以水相教化流行

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平天子之學

故曰類宮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於璧形實水其中以圜雍之故

曰璧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

說苑曰辟雍天子鄉飲之處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城南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壇去靈臺

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班固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

舟為梁皤圖及老乃父乃兄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赫太

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李尤辟雍賦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

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

李尤辟雍名曰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滌濁穢

傳玄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枉萬乘之尊兮以幸

辟雍鹵簿齊列百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鄉士

而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

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黃同

靈臺 上空五字

毛詩文王靈臺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

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天子有靈臺所以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況立樞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

禮舍文加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

於天 擦星度之驗徵氣朔之瑞應原神明之變化為萬姓獲福

禮統曰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灾禦害豫防夷然

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禦節陰陽也夏所以為清臺何明

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因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質者

與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易也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考符居高顯神聖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靈臺何以為在

於中也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柰何師說

之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

平無屋望氣顯著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卒事遂升

靈臺以望雲物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二年置中太史靈臺仰

觀灾祥以考外太史驗察虛實

唐書曰乾元元年於求寧坊張守珪守置司天台置曰建

設邦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應物宜靈臺二星主觀察

雲物天文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延也考符之所

合置靈臺

三廟故事曰漢作靈臺於城東作靈臺在濃水水東常以

四孟之田祭臺而觀

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也高十仞上有銅渾天儀又

相風銅或烏云欲千里風乃動

六韜曰文王既出麥里召周公旦築為靈臺新序曰周文作靈臺臺及泃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

天下聞之皆曰賢矣澤及朽骨而况於人乎

班固周都東賦靈臺詩曰乃經靈臺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

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

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潘岳閑居賦曰靈臺極其高時闕天文之秘秘與究人事之

終始

學校上空五字

毛詩國風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

子衿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太傳曰撻鈕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

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日忠德以為

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又教三行

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

師長鄭玄注曰德施之為行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九國之

貴遊子方弟學者

禮記樂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聖人之道在方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以

教民為先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年
 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禮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及反謂位之大成

左傳襄陸曰鄭人遊於鄉校杜預曰鄉校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

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恐於中謗議國政也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

退而遊焉以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論語識曰學者識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為學夏為校校言教也

漢書曰郡國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

守抄無鄉字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師群臣養三老五更於

辟雍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

後漢書曰桓帝車駕幸太子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

服如衣儒溫恭公有蘊藉蘊藉猶言意博有辨也蘊音於問反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持加賞賜又詔

諸生雅吹擊磬畫田乃罷吹管奏雅頌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建平五年初起太學宮諸生吏子弟及

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宋書禮志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鄆城

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各陽魏名臣奏曰蔣濟奏

大學堂上官為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凡學受業

當皆須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以年齒長幼相
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
三升

晉諸公讚曰惠帝時裴顧為國子公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
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晉令曰諸縣率千餘戶置一小學不滿千戶並之

宋書禮志曰晉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人
情重交而輕賒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
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
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於典造遂令
詩書荒塵頌聲寂寞仰瞻府省能不歎慨

南史曰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明帝大始六年置聰明
觀以集學士或位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摠明訪舉郎
二人如玄文四科置學士千人其餘令史下各有差是歲
以國學既立省摠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
書充之

三廟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
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任預益州記曰文公學堂在大城南昔經災火蜀郡太守
高勝修復善立基築楹榑節制猶古樸即今堂基六尺厦
屋三間通皆圖書聖賢古人之象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

石壁又以為州學

碑更於夷里橋
道東起學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三十四
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子學東二步學堂裏有太學贊碑記
曰建武三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立
諸生房舍千餘間場嘉如元年畢刊于碑有太尉龐參司徒
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記答記制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
七里王莽為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堤三百步起國
學於郭內之西南為博士之宮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為
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為牆選士四射於此中此肆之外為
博士舍會三十區周環之北之東為常滿倉之北為會惠市但
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
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瑟樂相與買賣會雍容揖讓或論

議槐下其東為太學宮寺門南出道令丞吏詰姦究理謂
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
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
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決疑要註曰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
增滿五百漢末至數千人魏之初學為門人二歲通二經
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通三經百擢為太子舍人為千四
擊虞駿宜立學事曰河內太守魯道使民二百家共立一
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駿獲
為近書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前以累表仍上求
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作樂也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信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反其性而正其身也
梁元帝召學生教曰閣下昔楚王好諸沛王傳易猶懼傳之不朽以為盛美吾親承天旨聞方欲化行南國破于西楚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據點宋抄本校計七頁
宋本復校計七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禮儀部十四

庠序

上空三

釋奠

立廟附

立廟附

上空二

養老

庠序

上空五字

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庠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養庶老於右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術當為塾

萬二千五百家為塾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為學亦為學校棧之言教也殷為庠周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鄉為庠里為序家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三十五

一

為塾

白虎通曰鄉為庠里為序庠者禮儀也序者誦長幼也

漢書曰鄉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又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日序所以勸善懲惡也

南史曰梁武帝修庠序別立五館其一館在袁憲宅西

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禮記月令仲春曰是月也樂正習舞為將釋奠上下釋奠於國

學幣之奠於文宣王天子及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亦用牲幣之奠

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樂正習吹春和南舞秋冬尚上

山下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春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禮儀同仲春

又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

必用幣天子親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

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

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

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

辟雍以類回配

宋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

師於辟雍晉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

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成
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

又禮志曰元加^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官有其注
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唐陸典曰仲春上丁釋奠於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
二弟子及先賢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

于齊太公^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
置孔宣父廡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

秋上丁亦如之
唐書曰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疑義^問

曰皇太子及諸侯^子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禮

唐書田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
敕田皇太子及諸子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

禮

又曰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季行齒胄禮謁先聖皇太子
初獻其亞獻終^式並以胄子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

文王太子篇

又曰歸崇敬議春秋釋奠文宣王祝板徵署北面揖以
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

而立^置今祝板請准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晉博
士成洽議曰釋奠奉先師唯皇太子業終乃禮不然則

廢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晉尚書大事曰按洛陽圖宮室自有太學國子辟雍不相
預也為無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
學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
辟雍是為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
廢辟雍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齊
王有使司釋奠於辟雍此事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太始
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
皆屬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雖有晉
已行之准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况無辟雍有太學更當
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

且何也馮答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公且乎

肇虞經奠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廟折俎上下惟善豈豈其來肅肅其見

立廟附 上至五

鍾離別意傳曰意為魯相修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
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甕訢曰夫子甕背有丹書自
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索得書焉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亡父先臣回緩集邢邑
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奉表路經闕里過觀孔廟庭宇
傾頽軌式頽圯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
既達京華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堂至十四年奉被明詔
採臣鄙議敕交府魯郡准舊營飾

北齊書曰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
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勿廢崇之至

宋抄四庫本

唐書曰武德中制祠典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房玄齡宋子奢議云且尼父俱是聖人庠序治奠本緣夫子故魯宋至於梁陳爰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為先聖以顏回配饗

又曰上元中制定禍亂者必先於武德極生靈者諒在於師貞周武創業克寧區區惟師尚父實佐興王况德有司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太公望可追封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沿廟擇古今名將亞聖及十哲享祭之典一同文宣

又曰開元十九年始於兩京^置冠齊太公廟以張良配上元

初特加封太封為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從其祀然有其制而未行之祠宇曰荒至是率臣盧杞京兆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盧楷丁呂之族合廟以崇飾之請復舊典兼擇自古名將如孔門十哲皆配饗詔下史官乃定張良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勣配焉

卷老 上空五字

禮記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

祭以邑月令章句曰五更當為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似更書有轉誤叟字女傍叟今皆以為更矣

魏志四裴注引祭義明堂論曰更應作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叟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文較此詳明王氏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
道成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改已也三老五
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更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
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

華嶠後漢書曰熙平中天子引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應劭漢書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
臣九卿正履

魏志高貴鄉公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
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
六合咸流下觀而化宜妙揀德行以克其選關內侯王等

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師禮不欺
其以祥為三老小同以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聘行古禮
焉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魏國國貴鄉公八學命王為三
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於是陳明王
聖帝之勅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訓帝于時百辟卿士聞其
格言莫不砥礪

後漢書曰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不為三老前鴻臚卿遊明
根為五更皇帝再拜再拜五更乞言畢乃賜步輦一乘肅拜詔
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

後周書曰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集太保燕公為三老

又曰武帝以太傅燕國公冠謹為三老賜延年杖太師字
文護設几司寇豆盧寧正烏

又曰孝履踐祚于謹以年老乞骸骨詔報不許有司宜斷
表啓遂詔謹為三老有司具禮擇日又賜延年杖高祖幸
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各拜有
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几於三老
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公寧升階
正烏皇帝升立於斧象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
豆親相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醕有司徹訖皇
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
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二老荅曰木受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君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
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存忠信是以古
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
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
可不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哉日益
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人
無所措手足矣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焉禮
成而出

隋書曰後齊神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
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撫章堂列宮懸王公
以下及國老名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

前無空行

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烏素帶國子生黑幘青衿單衣
乘馬從之至皇帝釋劍執班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
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揖齊答拜皇帝揖
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陛就座三老坐五更立皇
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陛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
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
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饈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
醕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
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
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據照宋本校計六頁
宋本復校計六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禮儀部十五

封禪

封禪

上空五字

河圖真紀鉤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
者七十五君

尚書中候曰維歲二月候在東館

與玄注曰維辭也
候齊桓公銘舍 嘆曰

於戲仲父寡人聞古霸王封太山刻石紀號立顯象今寡
人名為何君

管子曰衛困於狄秦兵須滅乃存之仁不純名為霸君昔
古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凰

不臻麒麟遜未可以封

禮記禮器曰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因地事地地下者以

事也因名山升中於天名猶大也升上世中猶成也世巡守

功也孝經說曰封乎太山考績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

燔燎禘乎梁父刻石紀號也禮記逸禮曰三星禘云云盛意也五

假工成而太平陰陽禮記逸禮曰三星禘云云盛意也五

帝禘云云特立於身也三王禘梁父連延不絕父死子繼

也春秋漢舍孽曰天子降符以辛日立號帝率奉圖宗人

共觀九日悉見後日之過方來之害以告天受禱禱應期

之符代其曰請封禘到岱宗晝期過數告諸命封封太

號煥炳魏七教化顯著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

太山禘梁父何天命已為王使理群生也或曰封以黃金

為泥以銀為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正封岱太山

五嶽之長群臣之主故獨封於太山告太平於天報群神

之功也禘梁父者太山之屬屬能配太山之德也史記封

禘書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禘管仲曰古

者封太山禘梁父者七卜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一焉

昔無懷氏封太山禘云密義封太山禘云云神因封農太

山禘云云炎帝封太山禘云云黃帝封太山禘云云顓頊

封太山禘云云帝嚳封太山禘云云堯封太山禘云云舜

封太山禘云云禹封太山禘會稽湯封太山禘云云周成

王封太山禘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皆受命然後

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邵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
違我者三代受命亦各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
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禾無功
上山也部音躍蘇林所以為成也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域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
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加谷不生而蓬
蒿藜秀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又曰始皇既并天下即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鄒嶧山頌
秦功業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太山下或

議曰古者封禪於蒲車惡商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
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異難施用由此絀
如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
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採太祝之祝雍
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
中阪欲風雨暴至休於大樹下因封其樹五大夫
又曰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以六十餘歲
矣天下又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卿
儒術招賢趙綰王藏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立古明堂
城南以朝諸侯董巡狩封禪改立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
治黃老言不好儒術諸所興為皆廢是時李少君亦以祠

龜谷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
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
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紀莫知其儀禮而郡
如乘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群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
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諸儒遂東幸緱氏禮登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於是以三百戶封
太室奉祠遂東巡海上中月還至泰高上令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
令侍中儒者皮弁緹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

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五牒書書秘
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身樂焉江淮間一茅三春為
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
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
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
壽

漢書曰公孫弘議放欲古巡狩封禪之事諸臣對者五十
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符
瑞足以封太山上奇其書以問倪寬對曰陛下躬履聖德

統攝群臣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誠所嚮徵兆必報天地
并應符瑞帝王之盛節也宜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
之乃自制儀采如術以文焉

又郊祀志曰初上欲治明堂奉高帝未曉其制度濟南人
公王帶圖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
汶上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祠太一丘帝於明堂上坐令高

高皇帝祠坐對之公王帶

又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封后封鮌岐伯令黃帝封東太

山韋昭曰別有大小山在陰一名介山臣贊案鄭志未虛

介為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夫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

太山界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宮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

奉祠候神物復還太山脩五帝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

石閭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言僊人間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太山脩封過祭恒山自封太山後十二歲而

周徧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後至太山脩封武帝五脩封

又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禪蒿里服虔曰山名在大山下太初三年春

正月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太山禪石閭天漢三年受

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瘞理也

又曰太始四年春三月甲申脩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

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處

晉灼曰瑯琊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嚮坐拜者作文門之歌師古曰如

象嚮祠坐而拜也

又曰司馬相如既病色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人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當奏之其遺劄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續漢書曰志曰建武中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怒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何事太山沔七十二代之編錄三月上幸魯過太山太山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太山及梁父時中即將梁私議封禪事上許杜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治壇中皆方五尺

一枚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長尺三寸有玉牒枚列於方石旁東西南北各三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刻玉息一方寸一分一枚方五寸石四角有趾石皆再累一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壇上其下用距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三丈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內地去壇三尺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封松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以松上疏之事以為登禘之禮今告正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丞之敬章圖書之瑞尤以顯著今

因舊封竄寄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以當特異
 以明天意遂使太山郡及魯趣石工直取完青石無五色
 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藤書之會求得刻王者遂刻
 書書祕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御史與蘭
 臺御史將工先上山刻石碑文二十二日辛卯辰燎祭天
 於太山下南方群臣皆從用樂皆如南郊諸王王者二公
 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在位畢將升封或曰太山雖已從
 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
 于常祠太山處告祠太山如親耕樞劉先農先慶故食致
 時上御輦升山曰後山上即位于壇南北面群臣以次陳
 後西上畢帝拜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悉親

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奉藏玉牒已復石復
 訖尚書令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拜群臣稱萬歲令人
 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
 高后配山川群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東觀漢紀曰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爲民
 報德百畀所同陛下軌距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工述德謹
 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尚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陛下遂
 以仲月令辰巡岱岳之正禮奉維之明文以祈_靈瑞以為
 兆民於是許焉至太山乃復議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
 讖盖于此取上東巡狩至太山有司復奏河圖讖記表章
 赤漢九世猶著明者後凡三十六事

司馬彪續漢書曰河圖會昌符云漢大興之道在九代之
王封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功
與畧曰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
蝕百姓怨嘆而有事太山汗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
裘何疆頽耶

晉書禮志曰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表曰夫帝王大禮
巡狩為先昭揚祖禘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
不蹈梁父登太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宜下公
卿廣選其礼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帝曰聞
蔣濟斯言使吾汗流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
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其遠者

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廢
幾乎茲豈謂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
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

公卿侍中尚書待省之而已物有所議天子雖拒濟義而
寔使高宣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
隆卒不復行之魏志曰文帝隆沒嘆曰天不
欲成吾事堂生捨我亡也

又曰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衛瓘等上表請禪封
詔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

又表曰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
志祭圓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

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魏上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
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
儀塞^禮忠^禮祗之疑望使大晉之典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
敢奉詔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侯他年無所紛
紜也

沈約宋書禮志曰永平三年高祖將掃戎狄渾一天宇
會計洛陽秩禮名嶽羣臣^高相謂曰須王振旅飲至隴朔
無塵當議奏封禪脩升中之禮縉紳^高者或曰宜然自漢

光武登封之後斯絕矣

孫^嚴自宋書曰袁淑為吏部郎太祖^高元二十六年大舉北
討淑侍坐從容曰盛王今與廢壞^永家今當鳴^高銜中嶽席

卷趙魏檢王代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
一篇使^嚴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隋書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位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
增太山之高以報天厚^也梁父之基以報地也昭天之所命
工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漢光武中興

聿遵其故晉宋梁齊及^陳晉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轍并
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
納晉王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凡成

牛弘辛彥之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
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幸^行交州
遂以岱山為壇如南郊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曰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故事

封太山于園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
藏手書石檢十枚于四邊板粘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
石封高九丈上如石蓋周設石距十八枚如碑石狀去壇
三步其下石跗石地數尺今按封禪者本以成工告于上
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籍周縈結縛以瓦甃近代此法
不在經誥又垂淳朴之道定議除之按梁南湜謂梁陰
近代設壇于山下乃垂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于山
北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于海內又
年谷累登表封太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
為盛事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
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為合天心自稱
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藉田刑
措不用今皆稱始皇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言
無假封禪

又曰高宗麟德二年十月司禮太常伯劉祚道疏請封禪
丁卯將封太山發自東都三拜正月戊辰朔連駕至太山
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禮記享帝升山行封
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配禮記享
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后禮記燕氏為終獻辛未御降禪壇壬申
御朝觀受朝賀改元乾封
又曰麟德三年登封太山先是皇后執表曰封禪舊儀登

皇帝祇以太后昭配而皆以公卿行事詳求其理有紊微
章望以展禮之日掩^帝六宮內外命婦親奉奠獻從之至
時遂皇后為^{皆物}亞^獻越國大妃燕氏為終獻帝行初獻之禮
畢執事者^{皆物}趨下而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升行礼登歌
帷外王公以下就位于山足帷皆用錦綉在位者瞻望或
謂焉

又曰永淳二年上以風眩轉加停封中岳上自東之封後
皇后盛贊行中岳之禮每下詔輒年飢寇至而罷於是
山之下蒙奉天宮以為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高高凡幾
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及是礼物畢備竟以疾加而
還又曰則天后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於嵩嶽大赦

天下改元大酺丁亥禪於少室山

又曰開元登封祀昊天上帝于太山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享上冕裘升壇奉珪擘奠獻命有司享五帝有神于山下
壇禮畢上乃飲福酒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天乙神
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基四階徑之
碱王中金注碱祭以天下同文之即封然後焚柴燔發祥
呼萬歲傳呼從山頂至山下振動天地蓋輅還山下之齋
宮有慶雲隨馬祥風遠輅中書令張說等賀上曰朕以薄
德恭膺太寧雲物休佑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
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說等又曰聖心誠懇昨夜齋則
息收雨今朝封祀則清天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
靈跡盛事千古未聞辛卯祀皇祇地于社首之太折壇睿

宗皇帝配享藏玉冊于石碣如封祀壇之儀初上登山至齋宮其夕陰雲慘烈勁風四散裂幕折桂寒氣切骨上露立祈請仰自誓曰某身有過請即降罰万人無福亦請某為當罪應時風正天地清晏及升壇休氣四塞登封飄然天外及禪社首五色雲見日重輪

又曰開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上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其詞曰有唐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公受命立極高升中六合殷盛中宗

詔復繼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載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二年祗告天意四海晏然對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風俗通曰封禪必于岱宗者萬物之長如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遍其惟天下太山乎封禪之制石高丈二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也

白虎通曰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太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太山何万物之所交代之處必于其一何因高告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

石記號者著已之迹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
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_明天之祈命事成
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
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息故孔子曰升太山觀易姓
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

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父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
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考長種
潭新論曰太山之上有利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者知
七十有二

袁准正論曰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天封之文齊桓公欲
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而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所

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
為封土方丈余崇于太山之上皆不見于經秦漢之事未
可專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
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山者六合
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于嵩可也奚必于太山且嬰
王鑿今通論曰太山上為天門值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官
之宮也即位三十年其成治定則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

石紀號

張華封禪議曰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居莫之
能紀立德濟世揚暉仁風以登封太山者七十有四家其
謚號可知者十有四也

晉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者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漢武帝立大壇于東山以祭天示增也

南史曰齊高帝幸華林晏集使各効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瑟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王儉曰臣无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文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據照宋版抄本校計十一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禮儀部十六

巡狩

上空三

藉田

上空二

巡狩

上空五字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

尚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積柴以燎望秩于山

川秩者如其秩也四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協同律度量衡齊

也脩五禮五玉五等諸侯瑞圭璧也三帛玄纁黃二牲羊一死雉贄如

五器卒乃復五器上五玉禮終則不還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

如岱禮南嶽衡也八月西巡狩至西嶽如初禮西嶽華山十有一

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西禮朔北嶽恒山歸格於藝祖用特

前空三行

尚書大傳曰元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

毛詩清廟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郡國至方嶽之下

又閔子般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嶽山四嶽翁台也箋云者合合自天陸已北數為九道祭者合為一

周禮夏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

大戴禮曰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周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

有不審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

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

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又制儀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天子先見百年者君其國之可也弗敢過者位禮記逸禮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順天道大脩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

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

禮記外傳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

地故巡行之夏設五載一巡狩五年再開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歲星皆在仲月以至嶽下仲者中也燔柴告天此用事而告至也天下廣

大四方諸君南面之君多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

下以俟見嶽有湯沐之邑助祭秦考其制度以齊同書同

同執合其有善惡以黜陟之章律甲子

左傳莊公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天子巡狩所以宣

布德義

又僖下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崩於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其德

也

漢書曰人有告韓信反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偽遊飛夢

也

又武紀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群鶴留止不以羅網

靡所獲獻薦於大時如淳曰是時春也非光景並見

又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見於盛唐如淳曰縣名在望虞舜

於九疑應邵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也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

獲之舳舻千里薄樅陽而出縣名屬作盛唐樅陽樅之歌

又曰宣帝尊孝武廟為世宗狩巡郡國皆立廟

又食貨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國東渡河東河守不意行巡

又食貨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國東渡河東河守不意行巡

又食貨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國東渡河東河守不意行巡

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或曰踰度後官
不得食隴西自殺於是北去蕭關從數萬騎馬獵新秦中
以勒邊兵而歸

後漢書曰光武是武十八年二月西巡狩幸長安三月祠
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馮翊界進幸蒲板祠后土夏四月
車駕還宮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狩巡乙丑帝耕于定陶
使使者祠唐堯於咸陽昭帝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
鵠二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室翔翔升降進
奉幸高

又曰章帝巡幸詔曰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同遐邇解釋

怨結

又和紀曰冬十月戊戌申幸章陵祠田宅癸丑祠園廟會宗
於宅勞賜作樂

宋書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
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田舊典
雖後漢諸帝頗有古休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
呈輿亟動畧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田章也明帝凡三
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谷布有古巡幸之風
焉齊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又曰元嘉四年二月太祖東巡至丹徒告觀園陵三月幸
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雁鸞父老田舊勲于丹徒行宮加賜衣

漢各有差獨丹徒縣其年租盛

宋書文帝行丹徒詔吾生在此城及盧循四亂害流茲境

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復以蒙弱猥預艱難情義繼

繼夷險倫經遺蹤田物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

人故老身運遷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鈐衡平斗斛

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也

又曰晏子對曰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補

不足春省斂而助不給也

孔叢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造于祖稱命告羣祀及社

稷畿內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親牲史用弊

祭邕獨斷曰上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洛陽亭前街上

乘輿到公卿以下天子東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鄜善長注水經曰光武之征秦豐幸田邑油酒極歡張平

子以為真人南巡觀田里焉

三齊零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為名

山頂立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又石上

有堯跡于今猶存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故

必親行之循正考德黜陟明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巡狩者何巡循也狩者收也道德

太平恐遠近不同化舉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自親行之謙
敬重民之至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
王乃巡狩也

黃帝太一審推曰師廣曰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
目在四維之歲法為巡狩若不出則遣使者按行風俗太
一雖在四維不出也即出知巡狩何方也主人所在處之

也

班固東巡頌曰事大而瑞盛誠非一小臣所在頌述不勝
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班固南巡頌曰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馮列宿而贊
崔駰東巡頌曰登天畏之威輅駕天一之象車躬東作之

世務始八正於南行

崔駰南巡頌曰建初九年秋魯始登猶期加時奉先王之
大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川以望行山履九疑嘆
虞舜之風是時庶積咸熙罔可黜陟

崔駰西巡頌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
奉必書故是工歌其詩史立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
記

崔駰北巡頌曰元和二年正月上既畢郊祀之事乃東巡
出於河內納青兗之郊迴冀州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被
德加瑞並集乃作頌曰

張衡巡頌曰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誼省方觀風設教丙

寅肫率羣賓脩法駕以祖於東門乙酉觀禮於魯而休齊
烏已丑召于^禮及宮是日有鳳^雙集於臺

馬融東巡頌曰敷六典經八成^變和万殊愬領神明類乎
上帝柴乎三辰裡祠乎六宗祗燎乎羣臣

籍田

毛詩閔予載芟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禮天官甸師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

供粢盛

又天官甸師曰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衣之種

而獻之於王鄭玄曰古者使后宮藏種以佐王耕事共
禘郊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稷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三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乃執

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又祭儀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

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公

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義曰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又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登於北郊以

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而已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相種^也以事上帝故請侯勤以^輔

事於天子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貴

禮記外傳曰籍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三岱而

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歲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

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所以勸下民也以建寅之日而

郊北郊即祈而後耕郊用辛日擇吉而耕用亥日享先

農而後籍田

國語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

為大官古者太史顛時盛土土氣震發先時九日太史告

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

王耕以瓚

呂氏春秋上農篇
高誘注作一發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也其籍田朕親率耕以給

宗廟粢盛

又曰昭帝始元元年上耕於鈞看弄田鈞看官者近署故
性成耕為戲弄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始耕有司請行事訖就耕但天子

諸侯百官以次耕

晉書禮志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百畝躬執耒以

奉宗廟社稷勸率農工今諸侯臨國宜依之竟不行

又江彪傳曰哀帝即位欲耕籍田彪以禮廢日久儀注不

存中興以來所以不並宣傳之

宋書禮志曰親躬籍田晉武帝太始四年詔曰夫民之大

事在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

訓化天下近年以來耕籍于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
躬祀訓農之實而有百里車徒之費今修千里之制當每
群公卿士躬稼耨之艱以帥天下

又曰元嘉二十一年太祖將親佃而其儀也廢使何承天
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古者從時
脉土以定時工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尊令典
何可量處千私考績上元佳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
庶幾誠素獎彼斯民

又曰籍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袞侍中
陪乘奉車即乘轡

又曰車駕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

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
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
七推七反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獲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
可祠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初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
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耕紀元文太學博士劉
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擇

躬耕帝籍禮通辰日曰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

天陽也故以日籍田也以辰陰禮畢後必君其末亥辰之
末故記籍元曰注曰告亥又五行之說水生於亥日祭先

農又其義也

隋書禮志曰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每歲正月上帝後
吉亥使公卿以一大牢祠先農神農於壇上無配饗祭訖

親耕

唐書曰貞觀三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于千畝
之旬晉氏南遷後魏來自_來朔中_原分裂又雜以種我代
既周隨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
郎岑文本_本獻藉田頌以美之

又曰乾元中耕藉田至于先農之壇因闕耒耜有雕刻文
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
命徹之

又曰儀鳳二年春上親耕藉田于東郊禮畢作籍田賦以

示群臣

又曰_{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耕於鉤盾_各并田陽東陽外諸儒奏
議以為古者耦耕以一掇為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推
推及親籍太常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俯同九
推而止自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

五經要議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常孟春啓
蟄即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

孝敬

說文曰帝_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_籍後來昔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率三公九卿戴青幘冠青

衣載青旂駕蒼龍往出種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天子耕於壇率耒三而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壇壇公卿耕訖嗇天下種凡稱籍田為千畝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玉籍

六典曰凡籍田所收九穀納於神倉以供粢盛五齋三酒之用若有餘及穰彙供飼犧牲焉

又曰兩漢及魏晉並有其禮過江草創未暇至宋始有之也

黃瓊上書曰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雨論衡曰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各二秉耒來鋤或立土牛象

人土中未必而耕也從其應時示率下也

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繆襲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籍發趾乎千畝以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教順揚宣化蒸黎

允示訓德歌功觀事樂業是歲甘露降黃龍見海內有克

捷之師方內有農穰之慶農有餘粟女有餘布遐秋來享

殊俗內附穆乎有太平之風

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皇帝親率群后籍於千畝之

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遺宮掌舍設

枿特青氈蔚其嶽立翠幙黯以岳布結崇基之雲奠社啓四塗

之廣作

任豫籍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緬彼常籍百有餘年
曹植籍田論曰春耕籍田郎中侍令寡人為故而告之曰
營疇万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待以橫阡奇柳夾路名果
被園牢農寔掌是謂公田此寡人之封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據照字版抄本校計九頁

前空一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八

禮儀部十七

朝聘

朝聘

上空五字

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

毛詩小雅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

禮數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微會諸侯為合義兵

徵不而計微而死之於是義事采菽采菽筐之昔之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賜諸侯以車馬言雖

无予之尚以為薄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三十七

一

一

也采之者采其

周禮天官宰夫曰宰夫之職掌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與其陳數

又春官上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欲時見曰會因見曰同此六禮者諸侯見王為文也六服

夏或覲秋或飲冬者殊禮異更遞而通朝猶朝也欲其來

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

也由偶也欲其若不勤而至也時見者死常期也諸侯

有順服者王將以征討之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致

合諸侯有時聘曰問因悲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致

而命焉又秋官下大行人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

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

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事冬飲以協諸侯之慮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圖同以施天下之正此六者以王見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圖規以除邦國之慝此二事者亦以

來者時問問以誦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

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凡大國孤執皮帛以繼

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

夫士皆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室

為贊凡諸侯之拜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也久無事又

儀禮覲禮曰諸侯覲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

尋深四尺上介背奉其君之旂旂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

皆就其旂而立

禮記曲禮曰天下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

子當宁而立諸侯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是也殷猶
與也十二歲王如不心
狩則六服盡朝朝禮
畢王亦為壇合諸侯
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
王巡狩殷見四時
來終歲則偏矣

諸侯春見曰朝受享
於朝受享於廟生
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
於廟殺氣質也朝者
位於廟而序進觀
者謂於廟門外而序
王南面立於依中而
受焉夏宗依春

大平律身
卷五十二
二

遇依春秋時齊

侯言魯昭公以遇禮

相見觀禮今存朝

宗遇禮今三

曰欲相見於郊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又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天子无事自諸侯相見曰朝

事謂征伐

又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又經解曰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背

畔侵陵之敗起也

又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

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質敬之至

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以禮使者聘

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之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屬以禮則

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

侯自為正之具也

比年小聘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謂殷相聘也

左傳隱公曰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

滕侯曰我周之十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

請於薛侯曰周之宗明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

諸任齒乃長滕侯

五之觀群后始別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以幣物有節也所以助歡敬之意

又莊公甯曰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羸馬

三匹非禮也數玉為羸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數亦異不以禮

假人

又莊公曰夫礼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

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歸長幼之序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
脩也曰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公上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之
賊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曰不
忘恭敬民之生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命君之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矣觸槐而死

又宣公曰孟獻子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獻方物

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加淑

而有加貨嘉 獻其理國若相伐之功於牧伯
又襄公曰晉侯使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也起

將歸時事於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

辭不失回
又曰襄公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喬
對曰在晉先君悼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先

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三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後楚人由

一竟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於執事而懼為大喪曰晉

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二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

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覲魯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修也

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以大国

正令之无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无日不惕豈敢忘職大

政

六五 御覽 卷五百三十八 四一

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又昭二曰康有鄧之朝

鄧在始平鄧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又昭四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朝以講禮再會

而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显昭明志業於講禮於等

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春秋說題辭曰朝者不占而到諸侯秉政尊卑有序各業

朝講文德明禮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會者所以興德明

義考遺廢於天下

史記曰子貢結四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郊迎身抗禮者

漢書武紀曰元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報

三年春呼韓邪單于朝天下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諸

侯王上贊謂稱藩臣而不名賜以恩緩冠帶衣裳使有司

遵單于慣就邸長平上自甘泉宿也賜宮上登

長平坡詔單于毋謁及諸夷蠻君長王迎候者數萬人夾

陳道下登渭橋咸稱萬歲

後漢書曰竇融將朝會於高平先遣後事問會見儀適是

時君旅代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

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湔酒高會引見融等

待以殊禮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白虎通曰所以制朝聘之禮何以尊君父重孝之道也夫臣之制君猶子之事父欲同臣子之恩一統尊君必故朝聘也謂之聘者問也謂之朝何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

又曰言諸侯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朝禮柰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會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

又曰諸侯以月旦告朔於廟者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宗廟存神受政

又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身之合瑞信者正君臣重法度是

也

五經異議曰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七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正也弃時正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月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藜殘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

摯虞夾虞要注曰漢置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旌頭文衣繡尾

廣記曰尉他所都處築高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有

太平御覽
百丈螺道登進頂上朔望號為朝臺
左思吳都賦曰昔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萬
國蓋先王之高會四方之軌則也

前空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八

據照宋版抄本校計六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禮儀部十八

宴會

上空三

上壽

上空二

贊

上空二

宴會

上空五字

毛詩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

又曰鹿鳴曰棠棣宴兄弟也

又嘉魚曰湛露天子宴諸侯也

又伐木曰伐木宴朋友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夫有不須

友以成也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掌享宴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禮記曰諸侯晏禮之義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左傳文上曰魯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晏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私問對曰臣以為肄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晏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若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彤弓十百矢千以覓報宴今陪臣來繼印好君辱貺之豈敢迓大禮以自取戾

又宣公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趙盾曰臣待君晏過三爵非禮也

又成公曰衛侯享告成叔甯武子相告成叔敖甯子曰告

成家亡乎古之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又昭二曰楚灵王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晏好好賜也大屈弓名也既而悔之

又昭公曰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在壽春東北

漢書高祖擊英布遂連沛濞酒悉召故人父老發沛中兒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自擊筑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自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

鬼鬼猶樂思沛也身沛父老諸母樂飲道舊故為友晉書禮志曰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

抄本又成石連上行中加圖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三十九
朝士疑會否共咨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昭在或坐
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時時諸侯旅見天
子入門不得終禮者五日蝕在上然則聖人垂治不為變
異豫廢朝禮或者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衆人咸
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亦不蝕

魏書曰文帝為魏王南征次譙大享六軍及譙及老自娛
樂伎列百戲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病計
遠近為稽留及群臣在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塗
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遲留何也對曰
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_世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

虞之世是以免于防風之誅帝悅之

晉書禮志曰漢儀有會正禮正旦夜漏未_盡七刻中名受

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以上升殿櫺_門萬歲然後作樂

晏享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

受命武_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上書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

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宋書禮志曰正旦元會設白虎_蹲于殿庭_蹲蓋上施白虎

若有能獻直言則發此_樽飲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着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

門前設位拜二_傳交拜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少傅在

後太子入崇賢門作樂太子登殿西向坐

世說曰孝武在西堂會伏鞞預坐還下車使呼其兒語之曰天子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鞞何在在不此固未易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繫虞決疑要注曰讌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則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懸虎賁着旌頭文衣鷓尾以列陛讌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唯宿衛者列伏大于會太極殿小會于東堂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相要出心亭籍卉飲晏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奉自有江河之異皆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加會嘉

潘岳閑居賦曰席長遠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擿柴房水佳蘋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華茲頰和浮水樂飲絲而竹駢羅頓足起舞祝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彈箏奮逸南身音妙入神

古豔詩曰今日樂上樂相從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

龍前鋪席白虎持楹壺南斗工鼓琴北斗吹笙等

曹植侍太子坐詩曰白日耀青天微雨靜飛塵寒水辟炎

暑涼風飄我身清艷盈金觴希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曹植與丁廙詩曰嘉賓直城闕豐膳出中厨吾於二三子曲晏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嘔看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陸機皇太子請宴詩序曰感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

上壽 上空五字

毛詩大雅江漢曰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壽

左傳哀公晏于梧五武伯為祝酒也

漢書高祖與項羽大會鴻門項莊入為壽

進爵于尊者獻

史記曰武帝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一女父為金王孫王

已死韓王孫名嬌乘間而言曰太后有女在長陵武帝曰

何不卑言武帝乃自往迎取乘輿至金氏門外使騎衛其

宅女亡匿內中床下扶持出詣車載之馳還入長樂宮太

后曰帝從何來帝曰今日至長陵得臣姊与俱來帝奉酒

前為壽賜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奉姊太

后謝曰為帝費

漢書衛青傳曰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今王夫

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奉所賜千金為夫人親壽青以

五百金為壽上聞問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郡都

尉

又曰倪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太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
上千万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又曰隆慮公主于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
以金千斤錢十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慮隆卒昭
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繫獄廷尉上請上良久曰法令者先
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誤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負万民乃奏其可哀不能自止左右_盡悲東方朔前
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
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_謹奏觴
死_暎再拜上万歲壽上乃起入省中久時召讓朔免冠頓

首曰臣聞樂大甚則陽溢哀大甚則陰頓陽變則心氣動
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入消憂者莫若酒臣朔以上壽
者明陛下正而不阿思以止哀也

後漢書班超傳曰超區區特蒙神恩_聖記未便什僵目見
西域平_定陛下_舉万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于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良濟郡人為郡議曹掾正使且入賀太守
門下掾正望前言曰齊郡敗亂遭_誰惟盜賊人民飢餓不聞
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五穀豐登家給人足今日

歲首請上雅壽掾吏皆稱万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
受其觴盜賊未_盡人民困乏良曹掾尚_無无_無絳望_由議曹隨
窳自_無无_無絳能足為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也遂不

奉觴賜鯁魚百枚署功曹

後漢書曰竇后定策立^廢帝帝以太后有授立之功率群臣朝于南朝親饋上壽也

魏書曰文帝為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云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

邦真人本土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壽^日久而罷

晉書禮志曰元正上壽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

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

其等奉觴再拜上^萬千歲四箱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

拜

唐書曰元和十四年齊魚冒初平宴文武百僚裴度奉觴獻

壽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冠逆削

平錫宴群臣茲當令節臣備位台司幸逢昌運願與四海

九州之人同上^萬千歲壽上執酒為飲之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謝四人飲酣桓公謂鮑叔牙

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

在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干魯也使甯謝毋忘其飯

牛下^車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

之言則齊國之社稷不危也

燕丹子曰太子置酒請荆軻酒酣太子起為壽

贊 上空五字

尚書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

牲御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
雞玉帛生死所為以贄以見之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脰下大夫相見以雁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
羅之以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以禽

作贄以等諸臣贄之言至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皮帛束帛也表以為皮為之

小羊取其馴而不失其類也雁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

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也取其節鶩取不飛遷鷄取其

禮記曲禮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

執贄之言至也天子無空禮以鬯為贄者所以唯用吉神羔至也
非為禮之處用時物而已
縷馬縷也拾謂射講

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縷指矢何也婦
人之贄祖榛脯脩棗栗

春秋莊公曰哀姜至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

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遺榛栗棗脩以告

處也榛山栗脯棗也皆取
其名以示敬

又定公下曰公會晉師於耳范獻子執羔趙簡中行文子

皆執鴈魯於是乎始黑羔禮御執羔大夫執鴈魯則
同之今始知知羔之尊也

穀梁傳曰莊公曰大夫宗婦覲用幣覲見也禮大夫不見

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之數也男子之一執羔

鴈雉脰婦人之執棗脰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

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書之也

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
羔取其從群師而不黨
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
飛翔有行列也士用雞
夏用脰文有時別有倫也
脰脰也雞必用死為其不
可生脰也夏用脰備腐
臭也

鄭玄注且鎮安
也以四正之山為
飾長一尺寸公
三後及至之上公
雙桓謂之桓桓
室之家所以安其
上也信當為身
象人形為琢飾
皆長寸穀所以
養人蒲為席所
以安人二或以
為飾飾或以蒲
五寸不執圭者
成國也

公羊傳莊公曰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栗棗云服脩云乎

禮記外傳曰王者朝臣諸侯之朝臣非南面之尊地不成國不比玉故不執玉孤卿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雉惟劉有死節夏執乾雉餘三時皆執死雉工商執鷄

庶人執鷩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會之事則執皮帛相敬繼子男之下婦人初見舅姑執榛栗棗脩執贄幣相見

白虎通曰臣見君有贄者何贄者質已之誠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有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為執王者

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為贄羔者取其群而不黨卿職在不黨忠率下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不可誘之以食脅之以威必死不可畜士行耿介守節也

又曰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又曰至正月朔日乃執贄而朝賀正月何歲竟氣改與新長相保重本正始也群臣執贄賀其君父之

五經異義曰謹按周禮說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之无朝儀五經無朝儀五經无

說庶人工商有贄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注玄璧以見西王

母致獻錦組百純

說苑曰致鶯无他必故庶人以為贄也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九

據照宋版抄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四

禮儀部十九

冠上四

婚姻上

冠

儀禮曰士冠禮筮於廟門鄭注曰筮者主人玄冠朝

服緇帶素鞞即位於門東西面筮人即席坐西面卦者在

右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筮人還東而疾占卒進告吉前

期三日筮宿如求日之儀筮宿筮可乃賓宿賓許厥明夕

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擯者請期

宰告曰明日行事夙興設洗陳服於房中西墉下爵弁服

纁裳純衣緇帶鞞皮冠服素積緇帶素鞞玄裳黃裳雜裳

緇帶爵鞞緇布冠主人主于阼階下兄弟立于洗東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擲于筵南端微皮弁冠擲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冠者就筵西拜受鞞冠者奠鞞于薦東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時安在闈門之內婦人入廟內闈門安拜受于拜送母又冠立于西階東南面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賓就入禮賓者謝其自勤勞冠者見於兄弟再拜冠答拜入見姑姊如見其母如見母者亦北面姑姊不拜也如妹妹畢也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鞞奠贊見于君遂以贊見大夫鄉先生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為加始祝曰令曰吉日始加元服弁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書

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斯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贊者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面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渥嘉薦伊脯乃由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醮曰旨酒令芳邊豆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宇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大戴禮逸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傳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禮記郊特牲曰始冠緇而之冠也大吉冠布齊則緇之嫡
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三加彌尊喻其志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婚禮古者十
五而后爵何大夫冠禮猶之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

言下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五十而爵命

又曰始冠緇布自諸侯下達冠而弊之可也

本古禮非時王之法服也

又曰會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冠者賓及替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醮

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也不醮不醮

不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

因喪服而冠廢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

有字據曰抄本空

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自莫服賜於斯乎有冠

醮無冠醮酒為醮冠禮醮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父沒

而冠則已冠掃地而於稱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

者饗謂之禮冠而後服備

又冠曰室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官服未備者

三也童子之服采衣紛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

者冠禮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

國本也國以禮為本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

加有成也作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者不醮則醮

冠於房中外人因醮馬不代父也冠者初如緇也

又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

光前并上抄本空

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
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無先尊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
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
禮曰以昏冠之七親成男女也

左傳襄公曰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

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夫是謂一終一星

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君可

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

之裸謂裸體酒也享祭先君以金石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於寡君

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

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家語曰邾隱公位將冠伏大夫國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禮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以冠乎

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知其即位則尊於人君尊為人君

治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然則諸侯之冠

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

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乎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

也君之未造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又曰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明年六月冠而成王朝子祖

廟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

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奮於時惠於則親賢而任能

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服去王幼志乃心衮職欽若昊

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烝烝無極

國語曰趙文子曰謂以士禮始冠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進不善茂無也始與

不善進善亦茂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

冠猶有宮室之有牆室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脩業

漢書曰惠帝元年冠赦天下除挾書律

又曰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后賜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

著

續漢書曰安帝靈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齊宮中上

欲觀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晉書禮志曰江東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寮陪位豫於殿

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

加憤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皇

帝穆穆思孔衷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尊祖考永永無

極眉壽維祺介茲景福

譙周喪服圖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

成人不為殤

禮論曰王彪之以為禮冠自卜曰不必以三元也又禮夏

冠用葛履冬冠用皮履明無定時也

後漢應亨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

人並冠故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維吉

日成服加元首雖無兕觥爵杯醴傳青酒

後漢黃香天子冠頌曰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
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厥時叶於百
神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
之鍾祚蕃屏而鼎輔暨夷裔之君王咸進酌千金壘獻萬
年之玉觴○

蕭子範冠子箴曰是月維令敬良辰武遵士典諮筮于賓
嘉字爰錫醢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

梁沈約冠子祝文曰緇茲今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學童心
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敗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耽下問
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上論大木婚姻上 上卷五

易歸妹九四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夫以不正無應而道
人必須彼道窮盡

又咸卦曰元亨利貞娶女吉 男女初嫁之
象曰咸患也柔

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也是以亨利

貞取女吉也天地感時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 萬物感陽而生民感聖人
之德而得政感天而生

毛詩鶴巢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猶執婦道以成蕭維之德也

又國風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備

俛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敬字曰曰
本作目旁

又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謂其時謂不及中

春之月

又曰東門之陽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東門之陽其葉洋洋與也洋洋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速也冬葉曰楊葉

婚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禮以婚時女留他邑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也

又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育生長也

又小雅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婚之信

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箋樗之蔽取芾始生謂

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壻之相會婚姻害義也我乃以此二人之命故我夫女居我豈然其禮來平責之也

我行其野言來其遂婚姻之故言就爾宿

又文王大明曰費仲氏任自彼殷商來稼于周曰嬪于京

費國任姓也費國之中女也王季太王之子文王父也太

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其行仁義之

德同志

大戴禮逸禮曰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

是則其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

鳳凰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

哉無養乳虎將天下

儀禮日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所受諸一禰廟辭無不

腆無辱摯不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設全

禮記典禮上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媿之往來傳婚

姓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書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

食以召鄉黨寮友以厚其別也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

又典禮下曰納女於天音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天

夫曰備灑掃納女猶至女也

又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

肉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也

又郊特牲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

別幣必成辭無不腆誠信也腆猶勝也告之以直信直正也二者所以殺婦正

也直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

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

子親然後義生義生後禮禮作然後万物安无别无義禽獸之

道也壻親迎授綬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也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女師師女從男夫婦

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死所感自適也

又雜記中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婚禮納幣也束貴成數也兩者合其卷是

謂五兩八尺曰尋則卷二束也合之合之謂四十尺謂之疋由疋偶之云也

又祭統曰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

幣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也故尊重之是
以婚納采問名
及納納徵致禮
也請期之吉也皆
主人是凡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人指
讓而升聽命於廟
所以敬慎重正婚
禮也又親醮于而
命之迎男先於女
也于奉命迎男先
於女也于奉命命
以迎去筵是於廟
而拜迎於門外婿
執鴈而入揖讓升
再拜奠鴈蓋親
授之於父母也

又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道多矣
又哀公問曰哀公問于孔子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
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
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夫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公
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之聖之後
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
不生大婚萬世嗣之也君何謂已重焉

也故君子重之
又婚禮曰婚禮者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而不可以繼世

又外傳曰古者謂婚姻為兄弟因成兄弟之義也壻曰婚
以婚時往婦焉因壻之來則從而去

又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壻者陽也婦者陰也日往而
陰氣至也婚時日往則月來陽往陽來之義

又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
別禽獸也

左傳文公上曰逆婦妻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又成下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先君獻公及穆公
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

如齊惠公如秦文公如秦
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自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

婚姻也君來使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
之威而受命于吏

又成下曰聲伯之母不聘不聘无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齊魯齊魯

又定上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羊以逃王將嫁季羊羊辭曰

所以為女子遠文夫來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又哀上曰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 范氏晉大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據宋版旧抄本校計頁

前空十二行

